

李慈铭遗序辑释

张桂丽

李慈铭著述宏富,其文集一刊再刊,流传颇广。民国二十年(1931)王重民先生编辑《越缦堂文集》十二卷,撰《李越缦先生著述考》一篇,并搜集遗文一卷,其夫人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著述目录》中说《越缦堂文集补遗》是未刊稿,然至今未知王重民所辑李慈铭遗文一卷存否,或存何处^①。不久前,刘再华先生校点《越缦堂诗文集》^②,并据《越缦堂文钞》、《越缦堂遗书》等补遗文集三卷六十余篇,为功甚厥,但仍有散落。笔者在研读李慈铭著述时,留心其遗文,兹据《越缦堂日记》所记载的序跋文字线索,按图索骥,汇辑如下。

在搜集李慈铭散佚的序跋文中,笔者发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与潘祖荫的文字交。潘刻《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常请李慈铭校勘并序,刊成后必送一份作为酬劳。潘祖荫还常请李慈铭代做文字,润笔银亦不菲。李慈铭为潘祖荫刻书所作序文,据《越缦堂日记》所载有十数篇之多,但存世不过五六篇,目前尚未见传者尚有:《宋监本说文解字序》、《周易卦变图考序》、《薛霖山馆诗钞序》、《盐法议略序》、《游岱记序》。潘祖荫门下士众多,所重李慈铭者乃词章,委其序跋,然刊刻时并未一一采纳,亦是情理之中。然而,李慈铭为友朋作应酬文字,自己多未存稿,故致散落,如《二十七松堂文集序》、《朱虎臣词序》、《张梅岩试律序》、《小鸥波馆文集跋》、《重刻功过阁序》、《朱岳卿印谱序》、《福建乡试录后序》等数种,亦未见传,惟俟后再访。

一、《师郑堂骈文存赠言》

诸作俱精洁简雅,纯乎经籍之光,妙在命意遣词,必以虚粹为本,雖和为节,视世之矜奥衍、逞才情者,或珣蚀以为古,或恢诡以示奇,正宗旁门,判若泾渭,此经生之文异乎瑰士也。《居庸关至宣化府行记》、《贺曾孟朴

①刘修业编、杨殿珣校订:《王重民著述目录》:“此书(指《越缦堂文集》)出版后,又陆续搜集李慈铭著作若干篇,辑为《越缦堂文集补遗》一卷,未印行。”(《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王重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附录第19页)

②清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新婚序》、《读元秘史注书后》、《与胡爰修书》四首，尤推杰构，余亦均渊懿可传。越缦老人李慈铭识。

该文录自孙同康《师郑堂骈文存》，光绪二十一年刊本，一册，卷端题“会稽李越缦先生鉴定”，收文十六篇，每篇有圈点，皆李慈铭点阅。

按，《越缦堂日记》^①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十七日：“昭文孙秀才同康来谒，以所著《师郑堂集》为贽。”孙雄《骈文例言五则》之首则曰：“癸巳年冬留京，居翁叔平师邸第，与李越缦师时相过从。越缦师索观骈文，因检行篋，录此数篇以应。师为之点定，推为正宗，嗜痂之癖，不免阿好。及次年滥厕馆选，乞假归省，旋遭大故，而越缦师亦以是冬捐馆舍。临终以寄书，拳拳期许，人琴宿草，痛何可言。拙作本不足存，聊志越师厚爱而已。”

孙同康（1866-1935），原名雄，字师郑。江苏昭文人。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学部主事，工诗文。所著有《师郑堂集》、《眉韵楼诗话》、《旧京文存》等。光绪十八年，孙同康入京应试，以所作《师郑堂集》为贽，行弟子礼。李慈铭阅后，赞赏有加，并题数语于其上，后三年孙同康刊刻是集，将李慈铭题词并刊卷首。

二、《醉盦砚铭题评》

铭辞树骨于《选》而左以《世说》、《语林》之名，隽精之密，察发为光，无美不臻，与题悉称。上之足与锺嵘《诗品》、怀瓘《书断》等并絮天芬，次之亦足与苏黄题跋、米岳评赞等同标禁脔。题下小序，亦皆峻洁雅令，有不尽之旨，昆山之玉，片屑皆珍，即此孤行，已为卓绝。京师冬夜，寒雪满窗，烛火霜清，茶光月绮，点读一过，笔舌俱香。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丙夜越缦李慈铭识。

该文录自王继香《醉盦砚铭》稿本卷首，一册，朱丝格，版心下有“止轩初稿”，前有李慈铭题评及俞樾、沈宝森序。今藏浙江图书馆。

按，《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三日：“为子献作《砚影序》。”王继香（1860-1925），字子献、止轩。浙江会稽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河南知府。著作丰富，皆未刊行，有《醉吟草》、《王继香文稿》、《王子献先生日记》等。

王子献是李慈铭的乡后辈，并有姻亲，其弟王继毅撰《听桐庐残草》，李慈铭序之。光绪十六年王子献刻李慈铭《白华绛跗阁诗集》。李慈铭晚年，与王子献往复最繁，国家图书馆所藏《王子献先生日记》中记载李慈铭晚年活动最详细，可补《越缦堂日记》之阙。

三、《南宋四名臣词集序》

同年临桂王子鹏运刻《南宋四名臣词》既成，属慈铭序之，慈铭作而叹曰：乌虜！王子之用心何其至哉！词之为道，儒者所不屑言，然宋时名公

^①清李慈铭著：《越缦堂日记》，江苏广陵书社，2004年。

巨人，如韩、范、欧阳，无不为之，降至南宋，其学益盛。四公者居南北宋之间，未尝以词名，所为文章，忠义奋发，振厉一世，而其立论皆和平中正，字字近情，与朋友言，尤往复三叹不胜。其气下而词敛，间为长短句，皆曲折如志，务尽其所欲言，即至尊俎从容，流连光景，若恐其思之不永，而欢之不极，岂非所谓至人者其气与天地自然流行，无所往而不称其物者乎？四公中，得全居士之词最为艳发，似晏元献；三公多近东坡，而尤与后来朱子为似。虽处阨穷患难，而浩然自得，无一怨尤不平之语，则非东坡所及焉。乌虬！天生四公于北宋之季，赵忠简、先庄简皆驍驍通显，忠定至执政，胡忠简稍后出，建炎之初亦已登第矣。是所以大有造于宋，以爱其祖宗者佑及其子孙，使高宗能用之举创极，既亡之，天下一惟四公之所为，则金人且自守之不遑，岂止还两官、复故土哉！而高宗区区于残破之半壁，惟恐失之，无亲事仇，仅一亡秦老奸（岳倦翁《宝真斋法书赞》称桧为“亡秦”，今用其例）能中其欲，遂甘心于四公斥逐窜殛之不暇，虽以忠定之功业久著，再相数十日，一斥不复。其所昵者，亡秦以外惟汪、黄耳，是尚得谓有人心者乎？故北宋之亡，不于徽宗，而于高宗；南宋之不竟，不于亡秦，而于思陵也。不然，绍兴之初其倚忠简不可谓不至矣，忠正德文之褒，诏墨犹新，而吉阳之贬遽至，既致之死，而犹逮捕子孙，欲灭其家；先庄简参政甫祺，与桧忿争，万里投荒，祸及诸子；澹庵一疏，屡濒九死。岂桧之凶焰能至是哉？盖高宗深恶恢复之说，惟恐二帝之得还而已。有窃位之惭，故于仇和议者即以为仇桧，于仇桧者即以为己不共之仇。故桧既死，而先庄简与胡公久不牵复，至遇郊恩，始稍还内地，其于忠定至不肯加以宣抚之号，其自言畏桧逆谋者，即其称臣于金之故智，忍其大辱，以欺天下，以欺其父兄，然则高宗之罪，不通于天哉！不然，桧乞骸之疏甫上，罢其父子，易于反掌，其能制桧可知矣，故朱子谓庄简之祸由于桧，对高宗指为无人臣礼之一语，知借赵汾之狱，欲尽诛诸正人者，高宗之隐衷而桧导之，桧既死，遂归其过于桧而其事遂已，高宗之欲释憾于四公者，其毒至此。所幸梁溪早逝，而庄简诸公之得生还，不可谓非天意也。

知人论世，学者之责。王子之刻四名臣词，固欲廉贪立懦，使人兴起，尤以见临安一隅，歌舞湖山。后人读南宋诸家之词，贤者当知其谏主文，感伤时事；不贤者当知其导诱亡国，陷溺君心，兴观群怨之旨，庶有在焉。夫四公所传，固不在词，此编掇拾散亡，尤不过百一，而有关于南宋国是之大，序而传之，此王子之志也夫？

《南宋四名臣词》卷首刻入李慈铭致王鹏运手札，云：

幼霞仁兄同年大人阁下：久苦俗冗，兼年老多病，未克相晤，甚念。前承雅属为宋四贤词序，于风雅中激扬名教，甚盛事也。录久未下笔，然稍暇必为之。顷辱手教，欲改为《炎兴三贤词》，以赵、李、胡三公同朝合为一集，知人论世，亦足令读者兴感。然鄙意“炎兴”二字究犯蜀汉年号，况高

宗之中兴，实不足言。以今日而目以‘炎兴’，亦似未妥。先庄简公讳光，与忠定同朝至好，与赵忠简同年，后与胡忠简同在海外，往还甚密。集无刻本，弟于《四库书》钞得之，是从《永乐大典》掇拾而成，弟久拟付刊，因无善本可校，脱误甚多。集中附词十三阙，虽苦太少，然与三公真一家眷属也。若并而刻之，名为《南宋四名臣词》，似较稳妥，未知尊意以为何如？阁下耆古博搜，日以流通秘籍为事，此为公功于古人不少。杭人许益斋增深于词学，近似校刻浙西后六家词，中有项莲生《忆云词》，有甲乙而无丙丁，益斋春初寄书相询。弟蓄诗词甚少，尊藏有传本否？如可借钞，以寄益斋，其人老矣，好事弥甚。倘有先庄简公集更能假一阅，感幸尤多。餘容晤谈。即请箸安。不宣。年愚弟慈顿首。闰月十一日。

手示敬悉。承惠新刻白兰谷《天籁集》，平生未见书也。谢谢。《四名臣词》、先庄简公词，小儿早已录出，因尚有误字，再校两过，重命缮录，顷尚有两阙未竟，容午后并原册送上。拙序亦当于明早奉缴耳。兄孜孜文献，此举尤足廉顽立懦，非仅声音感人。哀病久稽，无任惶恐。弟自痰厥后，久未复元。前日有乡人强邀皖馆乐宴，下车时马惊，被蹶伤胫，幸无大碍。复请箸安。弟慈铭顿首。重九前二日。

幼遐仁兄同年侍读阁下：顷奉手教，并校刻《四名臣词》样本一册敬悉。先庄简词当即命小儿谨取原本再校一过，并拙序明日奉上。读执事《后序》，激昂奋迅，能扶四公之深心，有功词学甚巨，非止字句警卓可传也。弟比因感寒身热，前月二十六日力疾赴覲，是日又被旨派监试，现任笔帖式及绎汉官，八日方出，病益加重。容俟小愈趋谈。敬请箸安。惟鉴不尽。弟慈铭顿首。十一月十日。

委撰《南宋四名臣词序》，比日小极，兼以校订《宋史·艺文志》，纷纭数日。今日大风掩关，匆匆撰成，即命小儿录奉，伏希察正。此刻为功甚巨，故发明盛意，不觉词繁。至执事之深究词源，雅怀搜香，俱不暇及，体例宜然，亮蒙鉴察。至尊意欲并刻拙札数通，固近耆痴，亦足徵往复之谊，惟裁夺之。餘容晤罄。不一一。敬请幼遐仁兄同年大人箸安，弟慈铭顿首。十一月十二日三鼓作。

该序及书札数通，录自《南宋四名臣词集》卷首，王鹏运四印斋刊本，四卷。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各藏李慈铭书札若干通，但未见李慈铭致王鹏运函札，因此，此处所辑四通信札对于反映李慈铭与王鹏运的具体交往情况也很重要。

按，《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得王幼遐侍读书，以所刻《宋四名臣词》样本一册见示，并催余序文。”王鹏运，字幼遐。广西桂林人。同治九年举人。工词，著有《半塘定稿》等，辑有四印斋所刻词。在晚清词坛，王鹏运的成就与声望都比较高，他措意编刻词集，此即一例。早在光绪七年，王鹏运即以新刻《白石道人词》、《山中白云词》、《漱玉词》及戈顺卿《词林正韵》赠

与李慈铭，二人因此结识。《宋四名臣词》作者之一李光，乃李慈铭先祖，故王鹏运请他作序，而李慈铭亦借机过录李光词。

《宋四名臣词》收录宋人赵鼎《得全居士词》一卷、李光《庄简词》一卷、李纲《梁溪词》一卷、胡铨《澹庵长短句》一卷。以四家皆宋南渡时期抗金名臣，气节凛然。而王鹏运初意名为《炎兴三贤词》，以赵鼎、李纲、胡铨三人同朝，宜为一帙。李慈铭以为先祖李光与三公同为名臣，交谊匪浅，且词集向无刻本，若合而刻之，似较稳妥。王鹏运采纳其言，遂成《南宋四名臣词》。词集刊刻后，王鹏运以数十册相赠，以为润笔。

四、《寒松阁词序》

丁丑仲夏，公束仁兄以将为令江右，入都待覲，枉过寓庐，相别八年，须发各苍。出此集见示，所存甚夥，而选声简律，字字当家。绵邈之思，婉变之色，皆足骀荡景光，感搏神志，非夸衒靡丽者所敢望也。绎诵再过，附识短言，云树相望，它日请念。会稽愚弟李慈铭。

该文录自张鸣珂《寒松阁词》卷首，光绪十年江西书局刊本，四卷。卷首并有李慈铭题词一首云：“绝倒张三影，新词世必传。清思能拔俗，绮语不妨禅。燕市鸣笳地，鸳湖撼笛天。只应逢井水，争唱柳屯田。”李慈铭诗集未收此诗。

按，张鸣珂（1829—1908），字玉山，号公束。浙江嘉兴人。咸丰拔贡生，官江西德兴知县。著有《寒松阁集》、《寒松阁谈艺录》。二人于同治六年同人浙江巡抚马新贻主持之浙江书局，司校勘之役，张鸣珂有《校经图题名记》，李慈铭作《张公束明经校经图序》。后文字往还较密，张鸣珂以所作书呈李慈铭，李慈铭多有题识。如上海图书馆藏有《寒松阁诗》稿本，版心有“寒松阁钞本”字样，卷首有李慈铭手序，并注云：“鄙文多不起草，近注病假中，书字尤□为，中凡涂改一字，添注十字。并记之。”

五、《说文佚字考序》

自大徐补十九字于许书、国朝桂冬卉氏作《义证》，于每部下附载更多，然不可据者半。近时遵义郑子尹辑《说文逸字》一书，别择颇慎。公束仁兄复看此篇，其体惟列前人之说而不自为论断，盖其慎之又慎也。折衷一是，存乎其人，丘盖不言，达人通例。案读一过，跋而归之。光绪强圉赤奋若之岁厉相月会稽弟李慈铭识。

该文录自张鸣珂《说文佚字考》卷首，光绪十三年豫章刊本，四卷。

按，《越缦堂日记》光绪三年七月十三日：“为公束阅所著《说文佚字考》，且题简端数语，即作书还之。”

六、《通甫类稿题识》

诸作议论平实，俱有本之言，文笔亦崭绝，不愧作家，道光以来古文手

也。观其《晋史论》，及与潘四农、左逸氏、王学博、高伯平、于司马、吴中翰、戴孝廉诸书，慷慨激发，想见其人，恨不得赴九原而友之，以视世之絺绣粉绘、津津词赋、行诡品污、搔头自矜者，其特果羸冥蛉耶？夫平日学问不求根坵，专为灵夸，纤口之□必至堕操裂节，或下沦为异类，甚可叹也。如通甫者，其志岂欲以文自见者哉？惜世无知而用之者耳。呜呼！同治壬戌十月慈铭识。

该文录自上海图书馆藏《通甫类稿》卷首，咸丰九年刻本，四卷，卷端有朱文印三枚：丕生、越缦印、慈铭之印。卷中多是李慈铭手写评语，其中对《盖宽饶论》、《范增论》、《秦论》、《覆潘四农书》、《与左君第二书》等五篇，评价极高。著者鲁一同（1805-1863），江苏安东人，以诗、古文见长。

按，《文献》2008年第2期刊载郝润华、王照年《鲁通甫诗文集版本述略》一文有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李慈铭跋《通甫类稿》四卷，但据笔者考察，此本亦为咸丰九年刻本，只是有人据《越缦堂读书记》增写了李慈铭为所藏《通甫类稿》、《通甫诗存》撰写的跋文。”盖作者并未目验上海图书馆藏李慈铭手批《通甫类稿》。批语确为李慈铭亲笔无疑，并有其印三枚，但内容与《越缦堂读书记·通甫类稿通甫诗存》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内容较之《越缦堂读书记》为简略，再之，造语不及《越缦堂读书记》之圆润。李慈铭批校于原书上的内容较简略，经过补充润色方写进《越缦堂日记》，而《越缦堂读书记》则是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录而出，故二者不能等观。

七、《春星草堂集序》

《春星草堂集》文二卷、诗五卷，归安沈蕡士太守所著也。太守由刑部郎改御史，出守贵州，归主浙江诂经精舍，澹于进取，随流平进，而当官勤事，务举其职。其官黔中，当燧燧四起，军书旁午，转侧寇锋，抚痍和残，不避危险。观其诗中所述，虽苍黄戎马，溪箬险恶，而吟咏不废，一如无事。所阐扬忠义，叙述离乱，及军府筹划，山川崛阨，多足以补志乘，备它日国史之采。其都门唱和雍容，纪载风景尤多盛焉。文亦冲融澹雅，如其为人，骈散兼行，议论纯实，虽篇幅不多，往往可传。令子子惇比部，与余同官京师，属为审定，爰叙之如右。光绪己丑冬十月会稽李慈铭撰。

该文录自沈丙莹《春星草堂集》卷首，光绪十六年刊本，七卷。

按，《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九日：“为沈子敦尊人蕡士太守评阅所著诗两册、杂文一册，文颇有驯雅之作，略为删改，即作序一通还子敦。”沈丙莹，字蕡士，浙江归安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官安顺知府。沈丙莹曾官贵州安顺知府，故其诗记载黔南风俗尤多。其子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光绪九年进士，官至法部左侍郎。所著书汇为《寄簪先生遗书》。沈家本与李慈铭同官京师，有交谊。此为沈家本请李慈铭审定并序。

八、《薔卜花館詩詞集序》

右《薔卜花館詩詞》一卷，仁和同年徐花農編修尊人若洲先生所著也。先生承韋平之業，有王謝之風，舞勺成童，已雋贊序，觀濤一賦，傳誦藝林。方謂咫尺青雲，繼武台閣，將媲美中之早貴，復興魏公之相門，而乃偃蹇省闈，沉淪下秩。唐時簿尉，竟屈詩人；江左烽烟，長為羈客。故園五畝，無謝傳之餘櫟；芜城一隅，發鮑照之悲咏。抱馬足以避亂，泣牛衣以悼亡，卒之忱能傷，人貧猶不壽。山光禪智，遂作墓田，殘月曉風，誰銘仙掌？西華諸子，涕泣于路隅；下雉一坯，淒涼于客葬。著書半佚，篇什不完，亦可悲矣。然而嚴霜集霰，曾不終朝；下杜樊川，長留世德。花農孤童感奮，綺歲發聞，久噪詞壇，遂躋瀛島，鳳苞照耀，象賢蔚興。搜輯遺聞，壽之梨棗。伐檀一集，將偕山谷以永行；宮體五言，并待石廩而增艷。觀其傷亂清笳之唱、寫情香草之思，斷雁懷人，聞雞愴耦，郁伊善感，悱惻以深，虽片羽之仅存，已至情之可見。其中間有漫字，付之闕疑，尤足徵玉碎之皆珍、弓遺之善守。寸縑尺素，碎佩丛鈴，政不以多為貴也。光緒十有二年歲在柔兆閏茂六月會稽李慈銘謹序。

该文录自徐鸿谟《薔卜花館詩詞集序》卷首，光緒十四年刊本，詩集二卷，詞一卷。

按，《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為徐花農撰其尊人若洲先生鴻謨《薔卜花室詩詞集序》。”道咸間，仁和徐氏一門風雅，徐鴻謨字若洲，浙江仁和人，貢生。其父徐鼎，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精研明末清初歷史，有《小腆紀年》、《小腆紀傳》等，為一代學者。徐鴻謨夫人鄭蘭荪，錢塘人，工畫蘭，著有《鄭太宜人遺集》五卷。子徐琪，字玉可，號花農。光緒六年進士。歷官山西鄉試副考官、廣東學政、兵部侍郎。所著有《花磚日影集》、《玉可盦詞》等，亦李慈銘序之。徐琪有詩呈李慈銘，自稱門下士。李慈銘此序乃應其邀而作。

九、《因樹書屋詩稿序》

甲戌二月，曉湖計偕入都，寓邸齋旬餘。相別三載，積詩百首，詞亦稱是，破兩日力，得遍讀之。其詩精深高秀，章法益老，旨趣益奇，詞之雋妙，亦與年進。蓋浮湛冷官，沈酣素業，頤貧樂道，迥與世殊，可謂獨爽烟霞，高蜨塵滓者矣。未几，春闈報罢，襁被出京。走亦一再落第，羈滯薄宦，悵故人之遠別，指空山而緘怨。白云有期，芳草將歇，思歸未得，積慘弥襟。因書數語于卷中，以志吾兩人嗜古振奇，性情吻合，抗埃近俗，鉅錙亦同。然潔白之思，淵墨之業，蘭杜可證。猿鶴久盟，終當偕隱林泉，耦耕水石，湖塘村曲，壽勝步頭，近則茆堂結鄰，遠亦炊烟相望，鸡黍之約，舁棹之从，必以白头之久，歡賞碧雲之暫翹也。幸蓄光采，務崇令名，晚節馨香，舉斯互券。孟夏十七日四鼓小弟李慈銘謹識。

该文录自沈宝森《因树书屋诗稿》卷首，光绪二十三年上虞枕湖楼连氏刊本，十二卷。卷二有《五月二十六日莼客枉顾山中获读其楚游诸诗感成长句》。

按，《越缦堂日记》光绪七年六月十二日：“得沈晓湖三月廿九日书，催其诗序甚急。”沈宝森，字晓湖。浙江山阴人。工诗。咸丰二年举人，官龙泉教谕。李慈铭与沈宝森是同乡好友，诗歌唱酬，彼此推赏，又曾相约纂修《绍兴府志》。此序乃应沈宝森之请而作。

李慈铭又有《冬夜题晓湖因树书屋诗集二首》，收入《白华绛跗阁诗集初集》卷庚。

十、《越风题识》

右《越风》三十卷。弱冠之岁，于此书用力甚勤，卷必有记，篇必有评，字必有点，箸船篮轿，每以自随。平生得诗法之正，实繇于此，庚戌之后，束架不观。癸丑与乡人结诗社，中有才而无实行者，好大言土苴先民，发论辄揶揄，如不欲闻。予每规之曰：越人固无以诗名大家者，然或远承秦公绪、吴之光，则深秀工整；或近接杨老铁、徐青藤，则惊艳诡淑。渊源递传，集苑斯土。而南宋有放翁，国朝有质园，六百年间先后杰出者，皆足名家。是集为质园心力所萃，不特甄庞裁伪，诗教有功，抑且徵献考文，典型可溯，不宜妄下雌黄，轻为月旦者也。己未入都，留此书于家。去岁越郡陷没，西郭李氏之宅，无一存者，插架之物，尽为劫灰。今冬间阅厂市，先得杜禾子孝廉《越中金石志》，既得《祁忠惠公集》（集中有《越中名园记》）及李蘧斋《越中名胜赋》，又得是书。于是故乡风俗，稍可寻玩，而沧桑之感，悲来无端，不啻洛阳老人摩挲铜狄矣。微国威灵，枌榆速归，复装故筐，载以俱还。奉母之余，有闲居一集，附此以传，斯为幸耳。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廿一日，柯山子李慈铭识于都门青厂相国邸中。

该文录自上海图书馆藏抄本《越风校语》卷首。

按，《越缦堂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偕允臣阅市，以钱五千买《越风》一部。”“又作《越风》一跋。”《越风》三十卷，清商盘辑，收录清顺治至嘉庆间约四百八十名越中诗人诗作，计录诗两千两百六十馀首。李慈铭对乡贤文献较为关注，早年批阅此书。

十一、《芝村读书图记》

《芝村读书图》者，周子星誉偕其季弟星诒所为作也。越西门曰迎恩，自迎恩而西曰霞川，霞川而北迄东浦皆为灵芝乡，而东浦之北有村曰赏枋，独以芝社著。霞村予所居，赏枋则二周子居焉。周子自其曾祖著籍河南之祥符，而家常在越。自咸丰癸丑，东南寇亟，周子赴官京师不得达，乃奉其母由郡城赁地芝村，盖予识周子兄弟自此始矣。时天下初乱，浙东西尚帖无事，周子因得躬耕养亲，益奋发读书，务为有用之学，思所以济艰难、

致太平者。季子年少，气豪甚，视世无可当意，独师事其兄，友其兄之友。而同邑若孙子垓、王子星誠、周子光祖、陈子寿祺、孙子廷璋、徐子虔复、陈子润等，咸矫首厉翼，以昌明绝学为己任，于是有言社之举，推周子主盟，从而和者数十人，皆都邑之望。盖有负重名而不得入者，有势位赫赫自命乡老、求一与会而不获者。未几，江南北浙西争以所业来贄，书币车马，日萃于越，越必主芝村，于是有益社之广，好事者定为益社六子、续六子、后六子、广六子之目，而芝村之名胥千里矣。周子日键户治经史，绝不与世事，社中自故交数人外，亦罕见其面，如是者三年，而周子之学愈进，季子亦大成，如骖之靳。丙辰，周子补官，半载又奉讳归，而陈子润歿，王子星誠客汴，陈子寿祺以庶常客于沪于甬，周子光祖官户部，君兄弟亦以贫故屡游吴中，不能复讲故业如昔时，忽忽及今，又四五年。而周子复起官，季子入闽，予亦走京师，王子则客死矣，悲夫！

今人平居，未睹一寸书，治乱之故，棘闼于胸，出而为国，支离纷拏，世所取决，滋衅于隙，溃祸于成，至于焱沸躐连，不可拯止。而士之淬厉，有以自信者又苦不得用。得用矣，又堙郁冗僚散秩中，未得稍自见，乃并穷居诵读之事，亦夺于事变而不得竟。盖自寇祸以来，十年之中，吾党之盛衰离合，不复可纪，而才且贤者已半老且死矣。若周子与其弟，效职中外，共驰王路，固吾道之所仅恃，而天于乱生之初，特异以暇日穷至其业，其果无意者乎？此《芝村读书图》之作，周子固有隐焉者于其中，而还念里居晏安、兄弟朋友春酒秋灯之乐，皆已渺如隔世，不又重可感与？予学识樛昧，幸得交诸君子，越人以与二周子并称曰城西三君，益社六子之目，复忝其一，荒落无成，为同社黯。今周子复以图记见属，予与周子犹兄弟也，又申之以昏姻，于谊益暱，其言不足以取信，而青云骥尾，藉以不朽，后之论世亦必有取于是者。且愿周子发抒蕴蓄，以章明读书之功，而予得还与孙子、徐子辈著书终隐，以观其成也。

该文录自李慈铭《越縕堂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周星誉（1826-1884），字昀叔，又字叔云，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十年进士，累官两广盐运史。所著有《鸥堂日记》、《东瓊草堂词》等。周星诒（1833-1904），字季貺，号窳翁。周星誉弟。官福建建宁知府。所著有《传忠堂书目》、《窳横日记钞》。

李慈铭与周氏兄弟初结言社，相互激赏，情逾兄弟，后与周氏凶终隙末，复览此文，深为忌讳，故眉批云：“此文不必刻”。然后人考察其与周氏兄弟交往始末，此文尤为关键，故仍违其自行割舍之意，移录于此。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所